



陈
登
科
文
集

陈登科文集

陈登科题

1992

三舍本传

第一卷 归乡

1 洪河边上，有个小集镇，名叫舍瞳集。集镇不大，历史倒是很悠久。

姓舍的祖先，并不是姓舍，而是姓舒，祖居谯县。

谯县在上古年代本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县城，自从出了曹操，谯县便在中国历史上出了名。

谯县是曹操的故乡，据民间传说：曹操被封为丞相时，他手下有这么一帮子善于抬轿子的官吏，立即将县改为郡——谯郡。并推荐夏侯惇为谯郡的太守。

曹操原姓夏侯。因他父亲早亡，母亲改嫁到曹家，将他也就拖带到曹门。夏侯惇本与曹操同宗，按夏侯宗祠谱排列，夏侯惇比曹操还长一辈。

夏侯惇原是谯县城里有名的狗屠，突然被召进京，封为太守，这未免有点离奇，其实嘛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，一

人得道，鸡犬都能升天，夏侯惇只不过当了一个太守，算得了啥呢？问题不在于狗屠能否当太守，而是这位小人得志，大耍起官威，害得百姓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倒是有点出奇。

夏侯惇一戴上太守的乌纱，便想到：他在谯县城里，原是一个杀狗的，狗屠摇身一变，成为太守，那谯县城里的百姓能服他吗？他为着使全城百姓驯服于他，就不得不要点官威。于是他在上任之前，第一道通令，便要黎民百姓为他从开封到谯县新修一条官道。官道修筑完毕，接着他又下了第二道通令：在他上任这一天，沿途数百里，不分男女，都要回避三里。

过去没有“皇冠”车，大小官吏，赴任时不是乘船，便是骑马坐轿。一般州官上任坐的是四人小轿，而惟独夏侯惇坐的是八抬大轿，因为他与曹操不仅是同宗，如算起辈分，比曹操还长一辈，官有大小，这个辈分是不能变的，为着表明他的辈分高低，坐轿应与众不同。

夏侯惇坐上八抬大轿。前有衙役刽子手鸣锣开道，后是骠骑护卫，浩浩荡荡，确也十分威严。

据民间考证，狗屠不管做上多大高官，身上还是脱不了狗腥味，而狗一嗅到这种血腥气味，便自动扑上来，围住他，汪汪乱叫。

这一天。夏侯惇来到谯郡上任，沿途当然见不到黎民百姓了，可是当他的官轿，刚刚进了谯县城，从舒家巷里突然蹿出一条大黑狗，闯过刀斧手的前卫，冲破骠骑的防线，扑上夏侯惇八抬大轿，咬住轿帘，汪汪嚎叫。夏侯惇一见狗撕轿帘，顿生疑窦，认为这是谯县城里人知他端底，有意放出狗来，闯他的官道，让他当众出丑。立即下令住轿，传衙役听令，到舒家巷，查明狗的养主。

在从前，中国的法规，有这么一条：“荒山杀人问地主”。就是说，当发现被杀者，不去追究凶手，而是要拿土地主人问罪。狗闯了官道，当然更要拿养狗人问罪了。

街坊邻里，一听说狗闯了夏侯程的官道，犯下弥天大罪，要拿人是问，谁也不敢实言，衙役只好回禀，查无下落。夏侯程一听，大动肝火，提笔下了一道手谕：狗犯曹家，灭门九族。犯了夏侯，因本官是仁义太守，从宽发落，灭门三族。全巷男女，不分老少，如数捉拿归案，按律惩处。人们听了夏侯程的手谕，无可申诉，只有家家出钱，户户筹款，请亲托友，买通衙役，捉住大黑狗，谎称是一条野狗。夏侯程为使淫威，立即下令，将狗当众斩首，游街示众。并在舒家巷立一石碑。命名“狗咬巷”，晓谕全城，以此为鉴。今后如他出衙，各家定要将犬看好，倘若不然，必将严惩。

夏侯程为着掩饰狗屠的身份，自从戴上太守的乌纱，便将狗改为犬了。不但自己不讲“狗”字，连他的知心好友，也都忌讳“狗”字，可是当他上任，头一桩案件，偏偏又遇上狗案，实在有点不乐，回到衙内，痛饮两壶闷酒，便躺到床上，呼呼大睡了。当他一觉睡醒，突然想起，白天在街上斩首那条大黑狗，是好肥的一条大黑狗，尤其那四个狗蹄，丢掉实在可惜，便告知衙役，狗肉可赏给衙役和幕僚等人下酒，四个狗蹄，定要送到他的官邸。哪知衙役不知夏侯程爱吃狗爪，将四个狗蹄放在一边，无人看管，被野狐拖走一个，四个狗爪，只剩下三个了，这可糟啦，衙役为了交差，只好重返舒家巷，另捉了一条肥狗。

闯夏侯程官道的大黑狗，原是舒家的，而后捉这条狗的主人却姓王，因此，王、舒二家为着这两条狗丧命，大吵其架，把真情实话一古脑儿全兜售出来。夏侯程本是谯县城里有名的狗屠，还能没有几个狗肉朋友？没过几天便传到他的耳朵里，当他得知，他手下的一班衙役亲信，智囊幕僚全在蒙混他，欺骗他，但是他又少不了这帮家伙，只有仍把怒气发泄到百姓身上，下一道命令，将舒家巷姓舒的严惩重办，统统抄斩，不留一人。

舒家巷，本有七家姓舒，当时有六家遭害，只有一家小夫妻俩，是刚刚结婚一个月。谯县的民间风俗，结婚满月这一天，新

娘定要回娘家。女的回娘家去，男的还要随妻同往。正因为回娘家了，小夫妻俩才得幸免于死。可是，命虽保下来了，却回不了淮县城，只好将舒字砍去半边，改姓为舍，逃亡到洪河边上。因为这里，一来是荒湖洼地，杂草丛生，无人所到。二是安徽与河南两省交界，易于掩藏。也正因为有此地理条件，才有舍瞳集的诞生。

2

舍瞳集在国民党时代，只是一个小小的渡口，有几十家棚户，也只是供来往行人歇歇脚而已，并不成其为集镇，自从淮海战役之后，淮北平原获得新生，建立起人民政权，逐渐形成集镇，集镇虽不大，市面却很繁荣，这一天已过中午，街道上人来人往，还是拥挤不堪。

洪河渡口，新贴出一张海报。

海报上写：

有爱听大鼓书者，请到老通茶馆，
由牛铁嘴演唱《蔡公子与褊小姐》。
座位一角，外加香茶一壶。

说起老通，本是舍瞳集上有名之人，老通本姓舍，名叫士通，因他的大儿子舍文俊是舍瞳集上的保丁，解放前乡间大事小事，都要到舍士通茶馆里来论处，使他不但发了大财，还得了个二保长的头衔，所以在舍瞳集上，不分男女，都称呼他“老通”。牛铁嘴与老通相比，本是无名小辈。牛铁嘴小名叫四娃，年不过二十五岁，个子不高不矮，也还是一条汉子，因从小在舍瞳集讨饭，有点偷窃扒拿，声名不太好。不过此人心机很灵，一生斗大的字不识半升，可是别人唱大鼓书，他前听后，比别人唱得还好。因此，他到十三岁时，已不讨饭了，肩背狗皮鼓，赶集串乡，唱起大鼓书。也该他时来运转，在十八岁那年，在阜阳城里唱大鼓，遇上一个国民党的团长，大开赌场，把他叫去唱大鼓，

整整唱了一个月零三天，将肚里的大鼓书唱得空空，再没有什么好唱的了，可是这位团长的赌场还未收摊，仍不放他走。这天，他到屋后去小便，见一棵向日葵上缠满了扁豆藤子，灵机一动，编出一个《葵公子与褊小姐》，又接着唱了二十九天。从此，便得了一个“牛铁嘴”的外号，大大出了名。

牛铁嘴坐在茶馆正中，敲着狗皮鼓，正唱到葵公子被一队兵马，追到颍河边，抬头一看，白浪滔天，无路可走，正在千钧一发之时，从桑林走出一个大姑娘。这个姑娘，身穿印花褂，腰系蓝布裙，肩背桑篮，手拿桑钩，向河边走来。葵公子迎上前去，扑通往地上一跪，口称小姐，救小生一命也。这个姑娘，姓褊，名叫翠花，她的父亲叫褊缠藤，是个猎户，专靠打虎猎豹为生，褊小姐虽是年仅二八，从小就跟父亲学了一身武艺，在村里专好打抱不平，见公子向她求救，二话没说，把篮里的桑叶倒入水中，顺手将桑篮往葵公子头上一卡，随手又从身上脱下腰巾蓝布裙，盖在桑篮上，就势往桑篮上一坐，装作梳辫子……

此时从门外进来一人，将手中的白纸扇一挥，高声叫道：“停下，停下，谁让你在这里胡编瞎造，公子小姐的，快快停下。”

听大鼓的人，扭头一看，见是村长白面郎来了，互相做个眼色，站起身，推开茶杯，拍拍屁股，各自打散了。

白面郎，正名叫舍文常，因他右颊上有洋钱大一块白瘢，所以人称他叫“白面郎”。

白面郎与牛铁嘴同岁，因父母早亡，家中贫寒，与牛铁嘴结伴在舍疃集上讨饭，也有偷鸡摸狗的毛病，后来拜一个耍把戏的为师，学了点拳棒，在舍疃集上摆个假药摊子，自称一家，独霸舍疃集。

淮海战役时，人民解放军进驻舍疃集，当时由于不了解解放军的政策，青年男女全跑到荒草野滩去躲避起来，白面郎在舍疃集是个有名的能说会道的人，又是在外边跑过大码头的人。要是

也与集上那些小青年一样，见了解放军来了，躲藏到野地去，还算得了啥跑码头的人呢？便主动站出来，帮助解放军筹集粮草。解放军一个民运股长，见他不分昼夜，跑得很勤，便在舍疃集上做些了解，人人都说他从小讨饭，是个穷人，也就随口委他为代理村长。淮海战役结束了，解放军也随即南征，他便自动将代理两字抹掉，成了舍疃集上第一任村长。

白面郎虽已是村长了，不分寒夏，还是摆假药摊子那身打扮：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衫，手拿白纸扇，连举止神态，也摆脱不了他习惯动作，站在茶馆当门，在掌上拍打手中的白纸扇，挨个儿看着一个一个从他身旁走过的人，当活痘神和夏半仙前脚刚刚迈出门槛时，白面郎转过脸，歪着头，斜起眼，看看这两个人的背影，将纸扇在半空一招，叫道：“回来，回来，你两个全给我回来！”

活痘神听到白面郎叫他回来，不由一怔，两腿发软，周身肌肉都抖动起来，牙齿打颤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有老老实实龟缩到门旁去，可是夏半仙并不在乎，转回身笑笑：“何必呢？如今是人民政府。听书也不犯过嘛。”

白面郎向夏半仙瞪起眼，想发落他几句，可是想了想，夏半仙在舍疃集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就是靠一张嘴皮吃饭的人，和他去答舌，有点划不来，还是忍住了，转向牛铁嘴和独眼标。挥动挥动手中的白纸扇道：“过来，过来，你这两个东西，也站到这一边来。”

牛铁嘴假装糊涂，问道：“你是叫我吗？请等一下，让我把大鼓收起来。”

白面郎喝令道：“丢在那里！”

牛铁嘴奸笑笑：“郎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是靠大鼓吃饭的人，啥都可丢，大鼓可不能丢啊！”

白面郎走过去，推了牛铁嘴一掌：“少说废话，快替我站到那边去。”

独眼标在舍瞳集上开个大烟馆，又是最有名的一根烟枪，还能没有点自知之明吗？白面郎手一挥，他便老老实实站到活痘神身边去了。

白面郎将手中的白纸扇，在半空比划了一下，喝令道：“一个个都替我把头抬起来，互相看看，看看你们这帮东西，全是些啥货色？”

活痘神和独眼标被罚，站在屋子当中，白面郎叫抬起头，互相看看，便驯服地抬起头，两人面对面呆看着，只有牛铁嘴不听他那一套，道：“不用看啦，全是一个集上人，天天见面，谁还不认识谁，谁又不知道谁……”

白面郎故意装作没听见，走向活痘神，伸出扇子，在活痘神额角上指了指，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过去说我卖的药，全是假的、是骗人的，今天老子倒要问问你，谁是假的？！”

活痘神连连打躬作揖道：“我，我，我是假的。”

白面郎又伸出扇子在独眼标脑后敲了一下，道：“你还记得吗？你开烟馆，我在你门前站了一下，你就把我的头打了个鸡蛋大的包。”

独眼标个子又小，又很瘦弱，说话还有点结结巴巴，白面郎的扇子在他脑后敲一下，便就势往下一跪，求饶道：“俺、俺、俺不是人，俺是王八，俺是禽兽，俺是豺狼，俺是毒蛇……俺该死，俺，俺该死！”

白面郎把袖子一甩：“啥俺的俺的。如今解放了，说话也要革新嘛。”说罢，转向众人，把手中的白纸扇，朝每个人脑壳上指指，“你们这帮东西，脑袋瓜全是木头刻的，比驴子还笨，我在街上宣讲过好几次了，新时代啦，说话也要来个运动，来个革命，把俺改成我，可是你们这几个东西就是改不了……”

牛铁嘴抢着说道：“我可改啦。”

白面郎不理牛铁嘴，仍转过身，用脚在背后踢踢独眼标那抖动的小腿肚，问道：“我问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城里已有告示上

墙：妓院、烟馆、赌场，统统查封？”

独眼标原姓花，名叫花景标，因他的左眼天生的无视觉，所以人称他是独眼标，他的祖上，在舍瞳集本是首户，由于他二十来岁学会抽大烟，把家产败了，只得在集上开个大烟馆。

花景标被白面郎当众踢了一脚，更有些害怕，战战兢兢道：“俺，俺家已封……”

“封了！呸！你明封了，暗地还开着门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，是吧？告诉你，当心你的脑袋，有一天查到我的手里，哼！非把你的皮揭了不可！还有你那个老婆，叫她老实点，再把乡下那些财主老爷往家里引，我就要她好看。”

说罢，又转向夏半仙道：“你这个狗东西，八辈子没做过好事，整天在集上胡诌瞎编，啥的八字，啥的命相，喷蛆冒脓，诈取钱财，骗骗乡间百姓也就罢了，连老子也骗了，说我的八字不好，命该讨饭，当一辈子二流子，打一辈子光棍，怎么样？今天看看，是我的八字好？还是你的八字好？”

夏半仙笑笑道：“算命，是，是……”

“是迷信！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再不准你在舍瞳集打卦算命。”说罢，白面郎又转向牛铁嘴，道：“还有你这个东西。城里的告示上，明明讲过，黄色书刊，一律取缔，你还在这里胡诌瞎编……”

牛铁嘴申辩道：“那是指的书刊，我这是唱大鼓……”

白面郎道：“唱大鼓！你他妈的，整天公子小姐，偷婆娘，养汉子，捣娘造姐，还不叫黄色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我若是再碰到你唱公子小姐，非把你的舌头割掉不可！”

牛铁嘴抱起拳，连连三揖，道：“我求求你，做做好事，答应我，我拿两个耳朵，换一个舌头。舌头一割，我就不能唱了。”

白面郎道：“我就是不让你唱。”

牛铁嘴连连打躬道：“管，管，只要你白哥给我一口饭吃，我准听你的。”

白面郎道：“解放以来，给你的救济粮还少？大米白面已好几袋啦！”

牛铁嘴又弯腰一揖道：“我当面谢恩，这都是你白哥不忘同睡一个穰草铺的旧情，另眼看待……”

白面郎把手一挥，推开牛铁嘴：“滚你的吧！我没有时间与你说。”说罢，转身便走，到了街心又转回身叮嘱道：“你这四个东西，都竖起耳朵听着，当心一点，白面郎的拳头，向来是不饶人的。”边说边走到活痘神面前，伸出手中的白纸扇，在活痘神的头上敲了四五下。

活痘神，是江苏铜山县人，名叫郝炳成，因他是祖传的中医，专治痧子、天花、麻疹，有药到病除的本领，所以在舍疔集有活痘神之称。活痘神见白面郎渐渐走远了，长叹一声，软瘫瘫地坐到门后去。老通忙跑过来，扶起活痘神道：“快，快来喝杯香茶，压压惊。”

活痘神扶着老通的肩，挪到桌旁坐下，摆摆手道：“你们都不知道，白面郎与我有不解之怨哪！”

老通道：“在舍疔集谁不知你，是个菩萨心肠，穷人找你看病，从不收脉性钱的。”

活痘神道：“就是为着看病，白面郎用假药去糊弄人家，被我当场戳穿，还打过他一个耳光，如今他当了村长，你想想，还能有我好日子过？”

老通道：“依我说，啥也不想，啥也不说，能吃就吃点，能喝就喝点。小人得志嘛，有啥好想好说的。”说罢。又向夏半仙招招手道：“来来，全坐下，俺老通在集上，未做过好事，如今也想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啦！每人一壶新茶，分文不收你们的。”

夏半仙长叹一声：“唉！我早算过啦，命里注定，谁也逃不了这场血光之灾啊！”

活痘神端着茶杯，放在唇边，听夏半仙说有血光之灾临头，又把茶杯放下，道：“我是行医的，行医，为人瞧病……”

“你不要忘记，你还是一个地主。”夏半仙又补充一句。

活痘神道：“我行了二十二年医，一分地也未置过，那是祖上为我留下三十六亩五分地，一头小毛驴，这也能叫地主？”

牛铁嘴道：“这也是你祖上未做好事，上帝赐你这双手，只会摸脉，不会拿锄头，这也是命里注定是地主，一点也不错，是地主。”

活痘神怀疑道：“白面郎只说我讲他卖假药，并未说我是地主啊？”

牛铁嘴道：“白面郎未说，那告示是讲了，只要有一分地给佃户种，全叫地主。”

活痘神转向牛铁嘴道：“你亲眼看到的吗？”

牛铁嘴道：“我没有亲眼看到，可是我亲耳听到啦！城里人全是这么讲，还能是假的？”

独眼标捧着水烟袋，一边歪着头，侧着耳朵在细听，一边暗暗在盘算：说书唱戏，算命打卦，测字相面，暗娼妓院……俺的……忙问道：“你听说开烟馆的……”

“那还用问，大烟是毒品。你让人吸毒品，罪还能小？不会小的。”牛铁嘴也边说边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茶。

夏半仙半信半疑地问道：“那我这个算命打卦的……”

牛铁嘴道：“你也没想想，连我这个唱大鼓书的人，全被下令禁止，你那整天胡诌瞎编，到处骗人，还能轻饶？把话说明了，凡是俺……嗯，又错了，应该说我，凡是搞我们这一套的，通通一扫而光，绝不允许。”

老通道：“不管他怎样扫，开茶馆的总不犯罪吧！”

牛铁嘴笑笑：“你不犯罪，可你的儿子在舍曠集当保丁，打过人，吊过人，敲过竹杠，勒索过钱财，奸污过妇女，这些事实可赖不掉啊！”

老通叹息一声，“唉！他是自作自受，俺是管不了他的事。”

牛铁嘴冷笑一声：“管不了，说得好轻巧。我问你，儿子是

反革命，做老子能洗得清吗？恐怕就是跳下洪河，也还是洗不清吧！”

花景标端起茶杯，叹息一声：“嗯！”接上说道：“他要不找你，啥罪也没有，若是找上你，没罪也会加上一条。唉，俺……嗯，我，我这种人，清也好，混也好，反正就那么一回事啦。不过，老通嘛，确是有教子不严之过……”

牛铁嘴把手一拍：“对啦，教不严，父之过，这乃是一句古语嘛。”

夏半仙摆摆手道：“你，你得呆了。他家的事，白面郎还能不为他说话？”

老通叹息一声：“他……”

夏半仙把头一伸道：“他。嗨！一笔写不出两个舍嘛。”

老通道：“你刚才未看见，那股神气，还能把我放在眼里。唉！癞狗乍得一身毛，已抖飞了，还能把我放在眼里？”

夏半仙道：“老哥，你在舍瞳集，混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摸不准他的脾气，四两烧酒一灌，连屎肚子全能吐出来……”

一个大汉，身穿短袄，肩背褡裢，走进茶馆，靠着窗子，放下褡裢，叫了一声：“来壶茶。”

老通转过身，仔细打量一下要茶的客人，心里暗暗在估量：这个来人，年纪不过二十，这条汉子却非凡，身高有五尺开外，天额见方，下颏略圆，浓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来势不小，看样子，不是舍瞳集周围的人，很像黄川来的生姜客人……他慢悠悠地站起，走到茶炉旁，倒了一壶茶，送到客人面前，又打量一下他的褡裢，开口问道：

“听你的口音，家乡离此并不远嘛。”

客人接过茶，头也未抬，答道：“本地人。”

老通道：“不！你不是本地人。本地人，俺，不，我，我老通还有不认识的？”

客人喝了一口茶。抬起头，扫视一下茶馆里这几个人，笑

笑：“你不认识我，我倒记得你们，连你们做什么，干什么的，我全可以背得出来。”说着，端起茶杯，走向活痘神，道：“你是医生……”

活痘神一怔，“你……”

客人道：“你帮我爸爸看过病，替我妈妈看过病，也为我看过病。”说罢，又转向夏半仙道：“还有你，不但为我算过命，还为我起过名字。”

夏半仙以怀疑的眼光，看了客人好半天，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客人道：“你不记得，在舍疔集上，有一个婴儿，还在他妈妈肚里，就要将名姓颠倒过来么？”

夏半仙恍然叫道：“你是三舍?!”

“三舍！三舍！三舍！”五个人同声叫起来。

3

舍疔集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植之下，开展集市贸易，日新月异，当三舍回到集上，虽然与江南一些集镇相比，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集镇，全镇总算起来，也不过二百零三户，但姓舍的却有一百七十三户。

集镇不大，人的籍贯却非常复杂。在这个小小的集镇上，二百零三户人家，计有三个省，十六个县，二十一种姓，当然，最多的还是姓舍的了。这些不必去详述，单说三舍。

三舍本姓舍。按照中国传统习惯，姓在前，名在后，他叫三舍，这不是名姓颠倒么？是的，是颠倒了。不过，说起这个颠倒来，话就长了。三舍的母亲，连生八胎，胎胎都是男孩子，但是，这些孩子出世，寿命全都很短很短，最长的也不到三岁，有的还未过七天，便夭亡。他是第九胎了。

舍疔集上有个算命先生，姓夏。原籍是山东恽城人，自称“夏半仙”。在三舍母亲怀孕五个月之后，便去找夏半仙，为她算命，这第九胎是生男还是生女。夏半仙一算，断定她第九胎仍

是生的男孩子，不过这个孩子命很强，出世不过十二天，仍要死亡，若要孩子长大，定要名将姓颠倒。世上只有是非颠倒，哪有名姓颠倒呢？说古代行军，三十里为一舍，他是第九胎。三三得九，就叫三舍吧。

三舍还在娘的肚子里，夏半仙已将他的名姓颠倒了，因此，当他一出世，人人都叫他三舍，全镇人也都知道这是夏半仙为救他一命而取了一个“三”字。不过，夏半仙还是把他的命运八字算错了。三舍的命不是强，而是苦，应该说是很苦很苦。

过去，河南省有两句民谣：

河南四荒

水旱蝗汤

舍瞳集本与河南省搭界，这两句民谣，在舍瞳集当然也就适用了，三舍五岁时抗日战争开始，他的父亲被汤恩伯的军队抓了壮丁，死于台儿庄，接着，蒋介石在花园口，挖开黄河大堤，用意是：水淹日寇，结果，日本鬼子未被淹着，却淹了豫皖黎民百姓，黄水淹没舍瞳集，他的母亲领他出外逃荒，饿死于异乡，从此他使成为孤儿，流浪到淮南，落脚于凤阳。

提起凤阳，在安徽省人们都知道凤阳花鼓开头的四句唱腔：

说凤阳，道凤阳，

凤阳本是好地方，

自从出了朱皇帝，

十年倒有九年荒。

凤阳又是一个穷地方。正因为凤阳穷，凤阳人对逃荒讨饭者，既不吝啬，也不歧视，同时还有更多的方便，这里是津浦铁路必经之道，坐火车从不花分文。

三舍出生于洪河边上，从小就与水打交道，四岁能横渡洪河，五岁便下湖捞鱼摸虾。到了十一岁时，母亲死后，便成了讨饭的孤儿，又学会扒火车。不管是快车还是慢车，他往轨道旁一躺，四爪朝天，火车从他身旁通过，只要他伸手将车门扶手一

抓，跃身而起，便悄悄扒上了火车。也正因为他有扒火车的特殊本领，他也到过很多地方，南京、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哈尔滨，全国各大城市，只要火车能到的，他都到过。夏天往北跑，冬天下湖广，少林寺挑过水，金水桥旁洗过脚。正因为他跑的地方多，见识广阔，也就养成他一生不畏强暴的江湖义气。惟一的弱点，个性憨厚，不善说话。

1948年秋，三舍在南京夫子庙，遇上五个国民党的士兵在调戏一个女学生，三舍气愤不过、与士兵吵了嘴，打起架，女学生得救，三舍却被扣上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，投进监狱。其实他不过是个流浪儿，什么也不懂，关进监狱之后，遇上三年前的旧友范有余，他才知道，和共产党还真有点关系呢。

范有余原是凤阳山游击队地下交通，在明光开个杂货店，经常找三舍帮他挑点货物送到凤阳山去。三舍为人憨厚，见人没有三句话，但是，做事情非常机灵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他都能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，因此，他与范有余结成朋友了。直到南京解放，出了监狱，范有余才告诉三舍，他当年并不是开杂货店的老板，而是凤阳山的游击队地下交通站长，并对三舍讲：“人民的命运，如今由我们自己掌握了，你回家吧！回到你自己家乡去，不要再在外边流浪了。”

三舍听范有余一说，真的回舍疃集了。

三舍随母出外逃荒，已十多年了，与家乡亲朋既无人情往来，也无鸿雁传递音讯，舍疃集的户口册上早已把这一家姓名抹掉了，他也忘了舍疃集是东西街，还是南北巷，回到家乡，当然更没有人还能想起三舍当年的模样了。

三舍经老通的指引，找到了阔别十三年的旧居。所谓旧居，就是他和母亲离开舍疃集时，在洪河边上留下的两间破草屋，因长年无人修缮，十年前就倒塌了，地基上已长起一人多高的驴尾蒿。三舍站在蒿子棵里长叹一声；转向身后的老通道：“伯伯，你回去吧！我要在这儿坐一会。”

老通道：“嗨！嗯！这是荒草地，看看就得啦，还是跟伯伯回去，先在伯伯家住下再说。你是舍家的子孙，舍疔集还能多你这么个人么？村长还是俺姓舍的，和你都是同辈人，去和他说说，先给你安下个家。”

三舍道：“不！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一定要在这儿多坐一会。”

老通左劝右劝，实是劝他不过，只得长叹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
三舍目送老通走出蒿子地，便在一个小土墩上坐下，从褡裢里掏出一个白布包包。

这个包包里，包的既不是吃的，也不是穿的，而是一包泥土。

三舍捧着一包泥土，不禁滚滚流下两串泪珠。面向东南，双膝跪下，默念道：

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儿子已回家了，回到自己的家了，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家。

妈妈，就是在这个家里，我与你，还有爸爸，正在梦中，国民党的大兵，闯进我们家，把爸爸从被窝里拖走，你抱着我，冲出门外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我喊一声爸爸，你叫一声苍天，从深夜喊到白天，我的嗓子喊哑了，你的眼泪也流干了，仍不见爸爸，从此我也没有再看到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啊！

妈妈，也是在这个家，我病了，五天五夜没有睁开眼，有人说我是出天花，也有人说我是伤寒，你背着我，跪在活痘神面前，求他，求他，我是得救了，你的两个膝盖也跪破了，妈妈，妈妈啊！

妈妈，妈妈啊！还是在这个家，蒋介石下令，在花园口把黄河大堤炸开，黄水来了，黄水，黄水啊！漫上河岸，冲进我们家屋子，你背着我，爬到一株大白果树上，任那狂风吹，暴雨淋，整整三天三夜，还是老鬼爹划着小木船来，把我和你救上了小木船。